

双头鹰文库

方珊 张冰 ■ 主编



F E N G Y U L U C H E N G

风雨旅程

泰菲回忆录

[俄] 洛赫维茨卡娅 著

华夏出版社



风雨旅程

泰菲回忆录

[俄] 洛赫维茨卡娅 著
张佩文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旅程:泰菲回忆录/(苏)洛赫维茨卡娅著;张佩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

(双头鹰文库)

ISBN 7-5080-2345-5

I. 风… II. ①洛… ②张… III. 洛赫维茨卡娅-回忆录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66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7.125 印张 166 千字

2001年1月北京第1版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方 珊

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尽管它历经磨难,仍不失其灿烂耀眼的光辉。

俄罗斯文化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生活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古斯拉夫人。公元 6—7 世纪时,斯拉夫人信仰的还是多神教,从事农耕生产。原始公社解体后,开始了封建化的历程。9—10 世纪,斯拉夫人接受了基督教,成为斯拉夫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斯拉夫文化进入基督教文化圈。1054 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使基督教文明分为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两大形态。俄罗斯人则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属于东正教文化圈,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这从基辅罗斯时期的语言、宗教与文艺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古代罗斯所建的索菲亚教堂鲜明体现了其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联系。

拜占庭文化尽管其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但它仍保留着希腊式文化,使用的是古罗马法,并按罗马帝国模式来治理国家,这样,拜占庭文化特点不仅由其处于亚欧交界的地理位置所左右,而且也由其连结西方的拉丁基督教与东方的伊斯兰教的桥梁所决定。这些文化特点也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文化之中。

13 世纪蒙古人入侵俄罗斯,俄罗斯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并于 1480 年摆脱了鞑靼蒙古的统治,建立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

国家。随后经反复无常的伊凡强行建立的沙皇独裁政府，于罗曼诺夫王朝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一方面巩固着专制国家体制使农民沦为农奴，另一方面也在学习西欧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始了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转型。叶卡特琳娜女皇也是如法炮制，一方面尊重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推行一些政策改革，但同时却扩大农奴制，并通过“贵族宪章”使贵族拥有农奴的永久权利，以至于启蒙运动在欧洲曾作为资产阶级兴起的思想武器，而在俄国却被用来作为完成早已开始的君主集权制的工具。1861年，俄国总算颁布了解放农奴法令，可农奴的解放并未使俄国农民成为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民，却仍受到村社、家庭的束缚，并没有个人自由。俄罗斯帝国就这样一直在缓步推行西方化与维护专制统治之间游弋，俄罗斯思想界也一直处在西化派与斯拉夫派既相冲突又相联系的张力场中。

19世纪的俄国已从普鲁士边界延伸至太平洋，成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辽阔广袤的疆土却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秩序，这使俄罗斯既不满于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又无力为自己谋求更大的霸权。俄罗斯素有肩负某种伟大神圣使命的宗教理念：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已深深渗透在俄罗斯人的文化精神中，成为俄罗斯民族之魂。有道是，英美人喜谈体育运动，法国人喜谈女人，俄国人则爱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因而俄国人有了“上帝使者”、“上帝追求者”之感。俄国人特有的虔敬感、同情感、羞涩感带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他们注重敬拜甚于讲道，对上帝和神性真理怀有热切的思慕，对不幸与受苦者怀有深深的同情与宽恕，对不公正的待遇逆来顺受，以及对神圣象征和神秘主义怀着忠诚。东西方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俄罗斯灵魂深处的悖论，以至于用理性难以悟解。正如丘特科夫的诗：

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

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
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
唯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

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抵抗主义、虚无主义、信仰崇拜等等思想体系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多棱镜，为我们窥见俄罗斯灵魂提供了窗口。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灵魂的代表。他们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持续碰撞中，不断地以西方思想审视俄罗斯生活，又以俄罗斯的情感审视着西方生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反省与批判，促使俄罗斯文化逐步融合着东西方文化。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是东西方的综合，是两个世界的联结点，而非分界线。”这鲜明表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纷繁复杂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之艰难。这在20世纪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正因为如此，使中国人悟解俄罗斯文化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我们将尽力勉励自己，鞭策自己；为实现此目的而努力，读者亦须警醒自己：除了理解还需悟解。在此，任何走捷径与省力的打算，都会导致误解与片面。

翻译是一种跨语种、跨民族、跨文化的沟通，它为中国与外国文化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以便消除相互之间由于语言不通产生的隔膜、偏见与误解，使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得以交流与传播。它同时亦是一种对话，它将使各民族、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中俄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不过由于当时各种原因，中国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仍有缺失。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改革的深化与中国的开放，国内

已陆续出版了俄罗斯文化丛书(如白银时期),介绍了为中国读者甚少了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与流放西方的思想家,这无疑有助于国人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

值此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亦在走入中国。本文库愿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完成这一伟业,欢迎学术界同仁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批评指正。文库愿益于中国 21 世纪新文化之建构,愿益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健全发展,愿益于中俄及中外文化之交流,愿益于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对话。但愿学术界同仁与广大读者关心、爱护本文库,使其与新世纪携手共进。

殷殷期盼焉,是为序。

乱世漂泊一诗魂

代序

诗,并非只有分行押韵才算诗,散文,也可以具有诗意。说到底,诗的本意,应是指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角度或曰一种立场。一个人只要他是在“诗意地栖居着”,那么,在他眼中,大千世界,鸟兽虫鱼,无不焕发着无穷的诗意。总之,要写出好的诗,需要作者具备一双诗人用以观世的“眼睛”,这“眼睛”当如古希腊神话中那能够“点石成金”的手,能在常人眼里的庸常之处,发掘出美和诗来。这是我在读泰菲(本名洛赫维茨卡娅)的《回忆录》时,感受最深的一点。泰菲的这本《回忆录》,写作和出版于20年代,那正是如今被我们“炒”得十分热闹的“白银时代”(1895-1930)。初版此书的,是大名鼎鼎的“列夫”出版社,据我记忆,这个在勃里克资助下成立的出版社,存在到1927年。而我手头读的这本书,是法国巴黎“文艺复兴”出版社1980年据旧版重印本。应当感谢这家出版社,使得这本堪称精品的随笔,不致为历史的尘埃所湮没。

这本书之所以会令我“一见钟情”,盖因它那独特的韵味和风致,以及作者在书中似乎无处不在的那一颗“诗心”。我们已经有过太多的所谓“书”,人们从中看不到作者的“主体意识”何在。通篇只令人感到这不过是某某通过作者的嘴在宣讲。我们生活在一个“复印机”的时代而不自知,这是我们时代的大不幸。而这本书,不但语言,单从风格看,即足以使你断定,它只能出之于泰菲的手

笔,而非任何同一时期中其他哪位作家之手——它带有泰菲独特的精神的印迹。

书中所记述的年代,恰好正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后最艰难的几年——1918—1920年。那是一个战火纷飞,鱼龙混杂的年代。作者以其过人的文笔,记述她如何为了逃离混乱的首都,乃至匆忙加入一个巡回演出团,在俄国外省漫游,途中经历艰险,饱经忧患,数度面临生死抉择,直至阴差阳错,被迫离开祖国逃亡的全过程。作者在此是否有为自己辩白之意,就不可贸然推断了。此时的泰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对“诗国之王”巴尔蒙特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以其学生自许且自豪的初学写作者,而已是名闻遐迩的一位大作家了。据说,列宁本人一度还曾想延揽泰菲为布尔什维克报纸的主笔。在书中记述的那个年代中,泰菲的肖像遍及全国,甚至被没有文化、不知泰菲何许人也的农妇,当作宗教殉难者挂在家里。当时,某地出产的一种面包,即被命名为“泰菲”牌。从此书中,我们也能看出,许多家隶属于不同党派的报纸,也都争相延聘泰菲为主笔。仅此,也足以证明,泰菲当时已足够有名了。

这本书之所以让我喜欢,端在于作者面对苦难、危险、痛苦和赤贫,仍不失其作为诗人的优雅、含蓄、幽默和苦笑的风度。初看起来,作者的文字似乎“无奇可言”,只是平实的叙事,但一路读下来,却每每遇到足以令你会心解颐之处,由不得你不拍掌称快!其之所以能获得这样一种效果,端在于作者与其所叙述的人事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审美距离。真所谓“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故尔。这对于如泰菲这样一个作家来说,似乎不难理解,因为她不是一个政治家,只不过是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弱女子”;她也不是一名斗士,而只不过是一位落荒而逃,一心只为求生而逃命的落魄文人。正因为如此,此书中的态度,真正达到了所谓“哀而不怒,怒而不伤”,含蓄蕴藉的诗人风致。

对这种“诗人风致”应历史地去理解。俄国十月革命后初年,

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乱世”，这么说，并不是存心贬低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太阳并不因其同时也造成阴影而略失其伟大。但“乱世”云云，意在指明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真假难分，鱼目混珠。我们从书中记述的种种事实中，也不难验证这一点。

书中首先出现的，是一批贵妇群像。为了逃出革命中的俄国，她们把珠宝首饰或藏在衣着肮脏的村妇身上；或塞在手杖里，茶壶的夹层里，鼻子里，鸡蛋里；种种“奇遇”令人捧腹。可以想见，在这种场合下，泰菲自然是免不了要“幽它一默”的。针对把珠宝藏在鼻子里的贵妇，泰菲说道：一个人有一只价值 50 克拉的鼻子，那该会有多么幸福啊。在奥德萨，由于流亡者蜂拥而至，商品价格激涨以分钟计。售货员冲着一大块奶酪絮絮叨叨地抱怨。泰菲道“那还不快把它包起来，那样它就不会涨价了”。再如，书中一情人对爱人说：“我像一个黑奴（拉勃）/将与你形影不离。”泰菲则调侃道：“我要像阴郁的癌症（拉克）/将与你形影不离。”

泰菲用字简洁到吝啬的地步，但往往能在寥寥几笔之间，栩栩如生地活画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来，令你过目不忘。有的地方，几乎令你怀疑是否在读小说。对此，泰菲是这样解释的，她说：人们总以为是艺术在模仿生活，殊不知恰恰相反，是“生活在按照旧小说的模式在书写着自己”（p. 264）。泰菲是因为她所工作的《俄罗斯言论报》被封闭，一位著名演员在彼得堡朗诵泰菲的一篇小说而被捕感到恐慌，才匆匆忙忙踏上流亡之路的。在她参加的那个“草台班子”里，有一个差不多还是个小孩子的姑娘叫阿莉娅，极天真纯朴。流亡途中，因感于一家农妇对他们热情款待，阿莉娅执意要种植一棵树后才走，否则便觉得对不起热情好客的女主人。而阿莉娅的“两难处境”则更是令人捧腹：在罗斯托夫，有个沃娃，爱她爱得发狂；在基辅有个季马，爱她爱得要死。沃娃 18 岁，季马 19 岁。阿莉娅必须去罗斯托夫，可她又得嫁给基辅的季马。沃娃一切顺遂，生性快活；而季马却是个很不走运的倒霉蛋。阿莉

娅爱沃娃，可又丢不掉季马，觉得自己在此时此刻丢下季马太不地道。于是，跑去罗斯托夫与沃娃暗中结婚的阿莉娅，当着外人，却装出互不认识，生怕别人认出后，告诉季马，而季马一旦经受不住会自杀！直到沃娃因染伤寒死去后，阿莉娅才从两难处境中最后解脱。

如果泰菲的“幽默”仅仅停留在表层，那还算不上什么。问题在于：泰菲的“幽默”，不是建立在单纯玩弄一下语言文字而已，而是来自于“居高临下”，“洞幽烛微”的观察力，尔后，才诉诸于“入木三分”的文笔所致。幽默感来源于智慧，它是生活中的智者对愚昧的一种超然的态度所使然。在许多地方，作者采用“欲擒故纵”的笔法，正话反说，先把读者引往一个方向，临近末了，才笔锋一转，使人物性格的本质赫然显现在追光灯下，使人顿悟。这种例子在此书中可谓比比皆是。如以抓捕小偷为职业的那个所谓的“政委”，大张旗鼓地举办盗窃财物展，以宣扬他的赫赫战绩。结果，不数日后，人们得知：那位“政委”因参与抢劫而被枪毙。在船上漂泊时，遇到的那位假绅士，即为一著例。这是泰菲最出色的人物素描之一。船未驶入风浪区时，此人大言不惭，说他对付风浪如何如何有经验，并告泰菲如何防止晕船。不想船入风浪区后，人人被颠簸得如风中芦苇，狂吐不止，泰菲躺在床上动都不敢动。此时，却见那位绅士面无人色，跌跌撞撞闯入统舱，逢人便问“受保护者”泰菲在哪儿，此时泰菲就在他眼前，他也慌得认不出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连“北”也找不到了。当风浪平息后，又见到泰菲的这位绅士，吹嘘说刚才在风浪区时，他一直和船长站在甲板上观海景。读到此处，读者想必也会和泰菲一样，晒然一笑，并在心底原谅吹牛这一人所难免的缺点吧。

类似这样行文中充满张力的例子，在泰菲笔下，俯拾即是。由于作者是在毫无目的的漂泊途中，此类人或事也就分外地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泰菲这本回忆录当作一部人物素描来读。

任何人，一旦读进书中，都会感到：作者自身的遭遇反倒退到背景中去了，倒是作者在辗转途中，先后遇到的一个个刚一出现便即消失的人物——有的甚至是永远地从这个世界消失——他们的命运——被挪到了前台，令人读后，感慨良多。

故引几例。沃娃——阿莉娅与之秘密结婚时，他年方19。他在司令部当大尉传令官，经常出差，来往送信。某次出差途中遇到一条已奄奄一息的疯狗。那狗显然染有恶疾，势将倒毙。狗眼神极凄苦，似在企求怜悯。沃娃尽管知道当地正流行恶性伤寒，但还是忍不住抚摸了那条楚楚可怜的生病小生物，终于病倒在叶卡捷琳堡街头，被人送到医院后不数天即死。阿莉娅只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他临终仍念叨着阿莉娅的名字。

而这本书中的阿莉娅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侥幸之大幸才得以逃脱死神魔爪的人呢？在去往罗斯托夫的火车上，本来预订了卧铺的阿莉娅，其座位被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军官霸占了去。不想就在当天夜里，列车与一列货车相撞，前头两节被撞得粉碎——其中包括那位军官。而如果阿莉娅不把座位让给那位军官的话，死的就会是她，而不是那位军官了。

也许，这本书中写得最出色的，倒是那些有名和无名的，性格奇特的各类反派人物？比如那位据说其亲人都被布尔什维克杀害，遂发誓要让布尔什维克血染坟头的白军上校。每抓一名布尔什维克，他都要坐在门口台阶上，啜着茶，悠闲地看着手下的士兵把他们一个个吊死，此人还曾亲手把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孩的眼睛活生生地刺下来，更曾把一个侦察员手脚捆住，往嘴和鼻子里填土，直到把人活生生地憋死。高尔察克是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白军将领，曾任沙皇的奥德萨省省长。当他兵败后坐船在里海逃跑时，一艘红军船逼近前来进行搜查。高尔察克断定在劫难逃，便把随身带的文件箱扔进大海，翻过船舷，开枪自杀，葬身鱼腹，为一个旧时代做了可悲，但却又不失其悲壮的殉葬品。

马蒙特·达尔斯基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和他的女友格的故事，也十分有趣。马蒙特一生行侠仗义，威名远扬，死的时候，却轻如鸿毛，就好像命运之神在有意捉弄他一般。有一次，在一辆行进中的电车踏板上，他为了给一位老太太让地方，一不小心失手掉了下去，被当场轧死。数月之后，他生前的女友，漂亮而又迷人的格，被送上断头台。格视死如归，浑无惧色。她从容地抽完最后一支烟，将烟头潇洒地一弹，然后自己伸手把绞索往脖子上一套，引颈就戮。由此可见，一种偏执的信念会使人变得多么可怕，竟能视生死若等闲。

人的本质并非总是与他们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所戴的面具同一，否则的话，世上的事便会简单得多了。人的本质，常常不是表现在他们怎么说，说什么，而是表现在他们怎么做，做什么上。只有观察力敏锐的人，才能明察秋毫，看出狐狸屁股后面藏着的那条尾巴来。在某地，当地一个被人称作“罗伯斯庇尔”的人，热情前来迎接来自首都的“慰问团”。然而，热情和笑脸却无法掩盖此人身上所穿貂皮大衣后面一个常人未必会留意的血迹斑斑的弹孔。而如果说“罗伯斯庇尔”是乱世之英雄的话，那就错了。殊不知就连这位“罗伯斯庇尔”，一听到当地另一位人称 X 的姑娘的名字，也会吓得屁滚尿流。革命前此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革命后摇身一变成为当地政权中一位手操生杀大权的“恶煞”，常亲手处决人犯，无丝毫怜悯心，连手下的红军战士也为之胆寒、靛悚。

泰菲对这场战争，采取的是超然独立的立场。她似乎应属于中派——如果有的话。她力求在两军对垒之中，寻找到一个文化人可以立足的净土。这种努力看上去有点悲壮。例如，流亡途中参加《基辅思想报》编辑部，原以为原为该编辑部同仁的彼得留拉，会“刀下留情”的，不成想这位匪首的部队尚未开进城里，彼得留拉就下令取缔《基辅思想报》，遂使“无枝可栖”的泰菲，只得重新打点起精神，继续其渺不知其所终的流亡。这次流亡的最后一站是在

奥德萨上演的。颇有些文人幻想仿照彼得堡的“浪狗”，建立一个夜酒店，以为流亡文人聚会之所，泰菲甚至亲自为之起名，但是，这种设想注定只能是空想。

泰菲本来未必就想出国。可她乘坐的“亚·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号”，因船上多系白军家属，闻知最近的港口已为布尔什维克占领，不敢靠岸，遂只得继续流亡。而这一去，即与俄国成隔世之别了。

如今，人们已经不再单单只从流亡作家的政治态度着眼，来评价其成就了。况且，虽同系流亡，其间差别甚大，有自愿的，也有并非自愿的。如今，泰菲她人虽早已埋骨异乡，但她的书却重返故国，这，大概也是命运的安排吧？

张 冰

作者的话

作者认为有必要预先向读者说明,在这篇“回忆录”里,既找不到所述时代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豪言壮语,也找不到对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路线的揭露,以及任何“阐释、论断”之类的东西。

这里可以读到的,只是作者的简单和真实的叙事,叙述她是怎样被迫随同像她一样的平头百姓所汇成的巨潮,浪迹于整个俄罗斯的。

读者所能见到的,几乎都是绝非历史性的、看上去滑稽可笑的、颇为有趣的普通人,以及种种引人入胜的曲折经历。如果作者有时在其中涉及了自己,那并不是说,作者认为自己有什么吸引读者的地方,而是因为作者本人参与了这些颇不寻常的事件,并对这些人和事亲眼目睹,有着身感实受。若将这一核心从故事中抽掉,去除其活生生的灵魂,那么,整个故事便失去了生命。

作 者

莫斯科,秋季,天气寒冷。

我在彼得堡的生计已断。《俄罗斯言论报》已被查封。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不过尚有一线希望,它体现在一个化名古希金的小戏班班主身上,一个有点斜视的敖德萨人。他天天都劝我同他一起到基辅和敖德萨作文艺演出。

他阴沉沉地开导着我:

“您今天吃了白面包?可明天,您就没得吃了。人们凡有可能,都想往乌克兰跑。不过谁也去不成。我可以从总收入中提给您六成,可以打电报,在‘伦敦饭店’给您订一个最好的房间,临着大海,阳光灿烂。您读上一两个短篇,便可以拿到钱,买黄油,买火腿,吃得饱饱的,坐坐咖啡馆。您会有什么损失?您打听打听,谁都认识我,我的化名是古希金,我也有真名实姓,不过不太好叫。真的,跟我去吧!‘国际饭店’里最好的房间。”

“您不是说‘伦敦饭店’吗?”

“嗯,就去‘伦敦饭店’怎么,您不喜欢‘国际饭店’?”

我多处走了走,听了听别人的意见。的确,有很多人都渴望去乌克兰。

“‘古希金’这个化名有点古怪。”

“有什么古怪的?”一些有阅历的人说,“并不比别人怪多少。这些小戏班的班主都是这样的。”

阿韦尔琴科^①打消了我的疑虑。原来,他也将由另一个化名者带往基辅,也是去作巡回演出的。我们决定一起走。阿韦尔琴科的经纪人还带着两个女演员,她们将要去演小喜剧。

“您瞧怎么样!”古希金喜出望外。“现在就剩下张罗动身的事儿了,然后,一切都会像面包加黄油一样,顺顺当当。”

应该说,我痛恨任何在公众场合的演出。我甚至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缘故,这许是一种特异反应。再加上这位使用假名的古希金和他那些提成,他管它叫什么“分红”。可周围的人众口一词:“您能走。真是交了好运!”“幸运儿,基辅的日子像奶油点心。”有的索性说,“祝愿奶油伴随着您!”

事态发展使这次出行成了必然。周围所有人都在张罗出境,即使由于没有任何希望而不再张罗的人,也要幻想一番。一些人猛然抱着希望在自己身上寻找着乌克兰血统,以及某些关系和线索。

“我的亲家在波尔塔瓦有幢房子。”

“我的姓其实并不是涅费金,而是涅赫费金,源自赫维季科,是乌克兰的根。”

“我喜欢吃大葱蘸腌猪油!”

“波波娃已经在基辅了,鲁奇金一家,米尔宗一家,科京一家,蒲宁一家,还有费克,什普鲁克一家,都已经在那儿了。”

古希金在继续开展他的活动。

“明天三点钟,我把那个最可怕的边境站政委带到您这儿来。这头野兽刚刚把“蝙蝠剧院”^②扒了个精光,什么都给拿走了。

① 阿韦尔琴科(1881~1925):俄国作家。他的幽默短篇小说、剧本和讽刺小品文嘲笑了庸俗的资产阶级生活。1917年侨居国外,发表过反苏作品。

② 蝙蝠剧院:俄国小型剧院(1908~1920)。在莫斯科剧院的“白菜戏”讽刺诙谐基础上形成。(“白菜戏”一种幽默、讽刺、滑稽表演,一般采用应时题材,革命前通常在大斋期演出,按传统大斋期的菜是白菜,因而得名。)